

《少年文艺》名家精品文丛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

名家名作精选集·小说卷③

「彩绘版」

行走的季节

梅子涵
彭学军
王巨成
王勇英
等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《少年文艺》名家精品文丛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

名家名作精选集·小说卷③

〔彩绘版〕

行走的季节



梅子涵

彭学军

王巨成

王勇英

等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行走的季节:彩绘版/梅子涵等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6

(《少年文艺》名家精品文丛: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精选集. 小说卷; 3)

ISBN 978-7-5589-0189-8

I. ①行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0627号



行走的季节 (彩绘版)

《少年文艺》名家精品文丛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精选集·小说卷③

周 晴 谢倩霓 策划

梅子涵 彭学军 王巨成 王勇英 等著

宋浩志 沙 莉 宁 艳 孙亚迪 许 然 特约编审

责任编辑 吴丽丽 美术编辑 陆 及
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陆 赟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发行 北京阅思客文化有限公司

地址 100085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28号科实大厦D座10层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保定市鑫宇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× 1230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20页 字数 115千字

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89-0189-8/I·4183

定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麦子的嚎叫 / 曹文轩	1
穿浅棕色大衣的女孩 / 伍美珍	31
失踪的日记 / 王巨成	49
向左转·向右转 / 孙玉虎	65
狗事多磨 / 胡 磅	78
曹迪民先生的故事 / 梅子涵	90
留守父女 / 张婴音	101
“越狱”去看球 / 刘海云	117
省城来的新同学 / 陈炎荣	128
一只布鞋 / 马昇嘉	140
冰蜡烛 / 彭学军	154
春风剪 / 廖小琴	169
借婚纱的少年 / 王勇英	182

麦子的嚎叫

曹文轩

1

当麦子牵着他家的牛，溜溜达达地走在田野上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不久会有稀奇古怪的大事在他家发生。

这是一头少见的白牛。

它现在已经老了，基本上不能再干活了，也没有什么活可干了。如今的农活，已很少再用牛了。麦子家之所以养着这头白牛，纯粹是因为麦子家的人舍不得丢掉它，处置它。

麦子一出生，它就在麦子家了。

那时，它只是一头小牛犊，是爸爸从东海边买回来的。爸爸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把它带回家。那时，它刚断奶不久，还没有习惯离开母亲，加上淘气、贪玩、脾气又大，一路上，爸爸又哄又呵斥，甚至加以打骂，才总算把它赶回家。

当爸爸将它赶到村头时，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围上来看它，

因为它长得实在漂亮可爱：一身白毛，没有一丝杂色，在阳光下闪着亮光，粉红色的鼻子，琉璃球一般的棕色眼珠，蹄子也是棕色，像打了蜡一般，有玉的光泽。

麦子早在摇篮里时，就有了关于牛的记忆：

它走到他的摇篮边，好奇地看着他，然后围着摇篮走了几圈之后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在他的脸上舔了几下，他觉得痒痒的，蜷缩在摇篮里。爸爸过来，要把它撵走，可怎么也撵不走，它就是要呆在麦子的摇篮旁。妈妈对爸爸说：“它不肯走，就让它呆在这儿吧。它也还是个孩子呢！孩子喜欢跟孩子呆在一起，它是头牛，不是一头狼，不会吃了我们家麦子的。”爸爸就不赶了。后来，它就卧在了麦子的摇篮旁。麦子的身子不住地打挺，要从摇篮里起来去看它。妈妈知道他要去看牛，就将本来躺在摇篮里的他，用被子围成一个窝窝，又拿来几个枕头在四周垫了垫，让他坐在了摇篮里。他就用双手抓住摇篮的边，趴在摇篮上看它。

后来，妈妈发现，在麦子哭闹时，只要把小白牛赶过来，他马上就眼泪汪汪地笑起来。

事情有点不可思议，长大后的麦子居然能断断续续地向爸爸妈妈讲这些往事。爸爸说：“你就净胡扯。没听说一个还在摇篮里的孩子，能记得那时的事。”每逢这时，妈妈就会把手放在麦子的额头上，测试他有没有发高烧。可是，麦子就是

有鼻子有眼地说着，有些细节还会被他描绘得清清楚楚、极其仔细，仿佛那些事情是今天早晨才发生的一般。

麦子会走时，牛也长大，可以下地干活了。

当牛要下地干活时，麦子一定要跟着，若不让他跟着，他就会哭闹不休。因此，麦子小时候有许多时间是和牛在一起度过的。爸爸扛着犁，牵着牛走在前头，麦子就骑在牛背上。牛下地干活时，麦子要么就跟着，要么坐在田埂上看着。

轮到牛休息，放它去吃草时，爸爸或是把牛绳交给麦子，让他牵着它，任他领它去哪儿吃草，或是把缰绳缠绕在它的角上，让麦子骑在牛背上，任牛自己吃它的草去。

骑在牛背上时，麦子看什么，都和走在地上时看到的不一样。他很喜欢骑在牛背上，看这个世界。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喜欢在牛背上，看这个世界，反正就是喜欢。常常，不该是骑在牛背上的时候，他也骑在牛背上。比如吃晚饭——他还特别喜欢骑在牛背上吃晚饭。他先爬上牛背，然后让妈妈把饭碗递给他。牛就慢慢地往外面走。牛好像知道他想去哪儿。他要去村头。当他们走到村头时，会有许多也端着饭碗的孩子走出来看。麦子稳稳地坐在牛背上喝着粥。一个孩子双手端着一只大碗，骑在牛背上喝粥的样子，给村里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很多人都还记得。吃完饭往回赶时，月亮已在天上了。四周很安静，只有牛蹄叩击大地发出的声音。那时，他抬头看看月亮，

就觉得月亮离他很近。

打谷场上放电影时，孩子们总要扛一张凳子去，可麦子从来都是骑着牛去。骑在牛背上，谁也挡不了他的视线。有时，他也会邀一两个伙伴骑到牛背上来看，那一定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比如田瓜呀，细柳呀。

麦子、爸爸妈妈都有着无数关于牛的记忆，有些记忆终生难忘，比如：

那年洪水，上游大坝突然崩溃，大水一泻千里，直扑村子，人们纷纷逃到高地，而麦子那时还在远处放牛，妈妈哭了起来，不肯往高地撤，要去找麦子，被爸爸一把拉住：“只要他跟牛在一起，就没有事。”硬把妈妈拽到了高地上。就在爸爸妈妈几乎有点儿绝望时，麦子骑在牛背上，在无边无际的大水中出现了……

现在，它老了，确确实实地老了。

麦子牵它到田野上，只是让它看看它从前耕作过的土地，它从前和麦子一起玩耍过的地方，看看天，看看河，看看天上的鸟，看看水里的船和鸭子，还有它喜欢钻进去的芦苇丛……

麦子家的人早在心里说好：一直养它到终老。

虽然，爸爸有时会很生气地说：“老畜牲，你该杀了！”

爸爸生气，是因为它老了，脾气变得很古怪。身强力壮的时候，倒从不用角顶人，特别是面对一个孩子，那时，它简

直不像头牛，而像一只羊。到老了，它反而顶起人来了，竟然还顶孩子。还有，连口味都变得古怪起来，放着鲜嫩的青草不吃，却去大口大口地啃带石灰渣的泥墙，那天，居然把麦子的一条小裤衩吃掉了！

不知为什么，爸爸在骂它时，包括爸爸在内，全家人心里都酸溜溜的……

2

爸爸从油麻地镇粮站回到家中时，麦子正牵着牛一路玩耍着往家走。

昨天，村里几户人家一起用了三只大船，把各家今年收获的麦子运到了油麻地镇粮站。今年是个丰收年，每户人家卖出去的麦子，都比以往多不少，价格也比去年高，一家一家都很高兴。当时，唯一让他们感到有点遗憾的是，粮站没有能够当即付款。粮站去信用社取钱了，但没有取到。信用社说，粮站没有提前向他们打招呼要取一大笔款，他们没有准备，只能等到明天去城里银行取来一笔款，才能给粮站。当粮站的人告诉村里人这一消息后，村里人很有点生气。粮站的人连连道

歉，说明天中午之前一定付款。村里人说，他们离油麻地镇有十几里地呢，都不愿再来回走一趟。粮站的人说：“你们不必都来，只需来一个明白人，代大伙儿取回去就是了。谁家多少，一笔一笔，账都很清楚。”这么一说，大家还能说什么？不就隔一天嘛。让谁代表大伙儿来取这笔款呢？商量了一下，都同意让麦子的爸爸来取。

麦子的爸爸脑子精明，会算账，做事情也牢靠。

今天一早，爸爸背了一个包，就去了油麻地镇粮站。

款已从信用社取出了，粮站如数付了村里人的麦子钱，一共是两万八千五百三十二元。

爸爸当着粮站人的面将这些钱数了三遍，直到坚定地认为一分钱也没少给之后，把这些钱装在了一个带拉链的背包里。往回走时，爸爸没有敢斜挎这只包，而是一直把它挂在胸前，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，并用双手抱着。

昨天，他已在粮站与村里人说好，今天晚上，大伙儿都到他家来，一家一家地当着众人的面，把自家的售麦款取走，也好聚在一起高兴高兴。

现在，距离晚上将近十个小时，这笔款子放在何处好呢？总不能将包就这样挂在胸前直到晚上吧？爸爸唯恐这笔巨款有什么闪失，不知道究竟要把它们放在何处了。放在褥子下吧？不行。放在柜顶上吧？不行。放在抽屉里吧？更不行。放

哪儿，都觉得不妥。

爸爸来到了牛棚，见麦子还没有将牛牵回来，说了一句：“这两个怎还没回来。”就在准备离开继续去找一个藏钱之处时，偶一抬头，看到了梁上挂的一只篮子。

爸爸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说是牛棚，其实是个几十平米大的简易房屋。它连着麦子家的住房，早先，确实是个四面没有遮挡而只在上面盖了个草篷的牛栏，但自从牛老了之后，怕它冬天时禁不住寒风，爸爸就请了几个亲戚，花了四五天的工夫，砌了土墙，将它变成了屋子。

已记不得那梁上的篮子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，也记不得将它挂在梁上是干什么用的，大概是因为这篮子破了，可又舍不得扔掉它，就随便挂到了一个从梁上垂挂下来的钩子上，那钩子本来是用来挂套牛的工具的。

篮子上落满了灰尘。

爸爸笑了：把钱放在这篮子里，也许是最可靠的，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篮子——谁会想到把这么一大笔钱放在牛棚里呢？

爸爸把钱从包里取出，用几张报纸包好，搬来一张凳子站上去，下意识地看了门口一眼，将钱放在了那只尘封许久的篮子里。

站到地上后，爸爸向后退了几步，吸了几口带有浓烈牛

尿臊味的空气，很为自己选择的这一藏匿之处得意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。

他笑了一笑，拍了一下巴掌，扛着凳子走出牛棚。

那时，麦子已牵着牛离家很近了。

爸爸叫了一声：“麦子！”

麦子叫了一声：“爸！”

麦子将牛牵进牛栏，把它拴在了柱子上，然后从栏外抱了一堆它喜欢吃的干草扔在它的面前，说了一声：“我出去玩了！”走出牛栏，往村里走去。

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，那时，村里的人正像往常一样，在忙各自的事情：在地里干活的干活，在河里抓鱼的抓鱼，在树荫下打牌的打牌……正在收拾农具的爸爸忽然有点儿不放心那梁上篮子里的钱，放下手头的活，走进了牛棚。

因为光线偏暗，爸爸一时没有看清眼前的情景，等稍微适应了暗淡的光线，眼前的情景，不禁使爸爸大吃一惊：

那篮子掉在了地上！

“钱！”

爸爸立即冲上去，捡起篮子，发现篮子竟是空的。

爸爸浑身立即哆嗦起来，扔下篮子，在地上那堆干草中胡乱地翻找着。最后，他把这些干草抱起来，然后让它们纷纷落下，再抱起来，再让它们纷纷落下。这样抖落了几次之后，

又把那些干草抱起来，用力抛向空中。

干草“沙沙沙”地落下。

“钱呢！”

爸爸几乎疯掉了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喘息着，在牛棚里到处找着，不时地又跑到牛棚外面，大声地喊：“钱！钱不见了！”

那时，妈妈正在外婆家，麦子正在村里和田瓜他们玩呢。

爸爸把手放在冷汗淋淋的额头上：别急别急，好好想一想，好好想一想，是不是记错了？是不是记错了？没有放在那只篮子里吧？

他又立即冲进家中，把先前准备藏匿这笔钱的地方，一处一处反反复复地搜查了几回。还有几处他先前根本就没有动过念头的地方，也搜查了几遍。转眼间，家里就被搞得乱七八糟，仿佛曾遭强盗入室抢劫一般。

爸爸的眼前忽然浮现一个情景：

牛在反复地咀嚼着什么。

他立即冲进牛棚，几步冲到牛跟前，揪住牛鼻子，将它的脑袋提了起来，然后捏住它的鼻子，迫使它把嘴张开，手一下伸进它的喉咙，一把抓出一团烂乎乎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是已经被嚼成烂泥一般的报纸！

爸爸把手中的东西甩在干草里，将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骂了声：“老畜牲呀！”踉踉跄跄地走到外面，一屁股瘫坐在

地上，把仿佛抽了脊梁骨的身子靠在土墙上，双手揪住头发，闭着双眼。

有脚步声由远而近。

细柳的爸爸从地里干活回来，路过麦子家门口，见了麦子的爸爸，就叫他的名字：“麦传金！”

“哎。”爸爸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。

“晚上，到你家来拿卖麦子的钱。”

“拿不了了。”

“拿不了了？”

“拿不了了。”

“怎拿不了了？”

“被牛吃了。”

“麦传金，你真会开玩笑。”细柳的爸爸说完，往家走去。走了几十步，又走回来：“麦传金，你开玩笑吧？”

“没开玩笑。”爸爸的眼睛始终闭着。

“钱被牛吃了？”

“吃了，全都吃了。”爸爸的脑袋“扑嗒”一下耷拉在了胸前，“都拿不了了。”

细柳的爸爸一边疑惑地看着麦子的爸爸，一边往后退着，退了六七步，掉转身去，快步走向村里。

不一会儿，这一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。

那时，麦子正与他最好的朋友田瓜在一个大草垛下打闹成一团……

3

拥到麦子家的，不仅有卖了麦子还没有拿到钱的人，那些与此事无关的人也来了不少。

很热闹。

这些人挤挤挨挨，不住地有人往人群前面拱去。前头的人很生气，一起用力，撅起屁股，往后突然一使劲，人一排排地向后倒去，最后面的终于站不住，不少人跌倒了，就听见麦子家菜园的篱笆“咔嚓咔嚓”一阵乱响，被压倒了，正在生长的菜被跌倒的人压烂了许多。

就像看一台大戏，最初一定是闹哄哄的场面，等各自都找好了合适的位置、角度，就会慢慢地安静下来。

其实，戏在他们还未能安静下来之前，就已经开始了——

麦子的爸爸——也就是麦传金——正拿着鞭子抽打那条衰老的牛。

真的衰老了。

松松垮垮的皮，毛已经十分稀疏，并且非常细软，像墙角上终年不见阳光的小草。它的角毫无光泽，像被多年风吹日晒之后，已经干焦的陈木。它的眼皮耷拉着，似有无数的皱褶。

而它原先曾是一条健壮英俊的牛。

当年，一声长哞，能传至天边，震得身边大树上的叶子都“沙沙”作响。

现在，它在鞭打中，只能哼哼，一副精疲力竭、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当年，鞭子抽打在它结实的、紧绷的皮上，发出的声音是响亮的，有鼓的声响，而现在，鞭子犹如抽打在软沓沓的一堆败絮上。它勉强地躲闪着，绕着拴它的柱子，来回转动着。

谁也不说话，只是用一种冷冷的、讥讽的目光看着。

麦传金已满头大汗，又是一阵鞭打之后，他扔掉了鞭子，坐在一条矮凳上，双手抱住了垂着的头。

一粒粒汗珠，挂在他灰黑色发尖上，像草叶上的雨珠。

“麦传金！”站在最前面的田瓜的爸爸一直在抽烟，这时，他把烟蒂丢在脚下，然后用鞋底使劲捻了捻，“你说我们的钱，都被你家的牛吃了？”

麦子的爸爸不吭声。

“他是这样说的吗？”田瓜的爸爸问细柳的爸爸。

细柳的爸爸点了点头：“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麦传金，你是这样说的吗？”田瓜的爸爸追问着。

麦子的爸爸点了点头。

田瓜的爸爸嘴一撇，笑了：“你在和大伙开玩笑吧？”

麦子的爸爸说：“我没有开玩笑。”他向田瓜的爸爸要了一支烟。

田瓜的爸爸给麦子的爸爸把烟点着了：“你家如果等着用大钱，就跟大伙说一声，多了没有，多少都能借你一些。”

麦子的爸爸说：“我家不缺钱。那些钱真的被这畜牲吃掉了。”他指了一下牛，“老畜牲！”

田瓜的爸爸将头转向后面站着的人群：“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们卖麦子的钱全都被他们家的牛吃掉了。”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
麦子的爸爸也笑了笑。

很多人都在笑。

田瓜的爸爸突然不笑了：“这人群里，也有不少养过牛的，你们听说过牛吃钱的蹊跷事吗？啊？”他转向麦子的爸爸，“你真会编呢！”

“没编。”麦子的爸爸说，“真的被牛吃掉了。”

田瓜的爸爸又转向众人：“大伙相信吗？”

一片“嘘”声。

“知道你们就不相信。”麦子的爸爸大口抽着烟。“牛把